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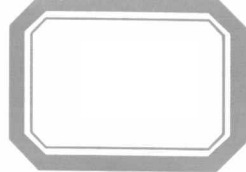
在水开始的地方

水的源头是隐秘神奇的，
它不要轻易地显现；

水的父亲是广阔博大的，
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范小青

著



在水开始的地方

范小青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水开始的地方 / 范小青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8
(大风原创散文系列)

ISBN 978-7-5404-6798-2

I. ①在… II. ①范…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8421号



在水开始的地方

范小青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丛书统筹: 苏日娜

责任编辑: 周爱华

特邀编辑: 李 健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000

印数: 1-1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798-2

定价: 23.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5983028

目录

上集

- 002 坐在山脚下看风景
- 005 路途
- 007 思想的湖
- 010 通海的夜晚
- 012 凝望玉树
- 015 卢浮宫随想
- 017 寻找长白山
- 020 高邮，我们共同的家乡
- 022 又走运河
- 025 那一年，我头一回去上海
- 028 想象玉祁
- 031 唯见长江天际流
- 037 到灵山去
- 042 从山塘街到鼓浪屿
- 045 从善卷洞出发
- 048 老街
- 051 在水开始的地方
- 054 微山湖的新一页
- 057 过往今来说兴化
- 060 坐火车
- 065 以花之名，幸会武进
- 069 有一个山村叫虹口
- 073 天水一色

075	相逢骆马湖
077	在湿地行走
080	金色的收获
083	五彩缤纷
086	做做梦也好
088	棋牌乐与胜负心
092	写信
094	走路
097	戒酒
100	浓妆淡抹总相宜
102	头头是道
105	不懂名牌
108	闲聊医药
110	收藏
113	说说家具
118	快不过命运之手
121	世间桃源
126	花开花落
130	铁姑娘
132	来客
135	随谈我自己
139	回家去
144	看海去
146	远山近水（一）
149	远山近水（二）
151	鸟语花香
157	永远留在那一片海
159	牵手
161	时间

下集

- | | |
|-----|------------|
| 168 | 到平江路去 |
| 174 | 两座老宅 |
| 180 | 感悟江南 |
| 184 | 苏州小巷 |
| 186 | 梅花驿站 |
| 189 | 看茶去 |
| 192 | 阳澄湖边是我家 |
| 195 | 独树一帜话葑门 |
| 198 | 万年桥头万年月 |
| 201 | 今日相逢 |
| 205 | 苏州手工艺的民间价值 |
| 208 | 擦肩而过莲花岛 |
| 211 | 走过石桥 |
| 215 | 咏相城 |
| 218 | 清唱 |
| 220 | 小巷人家 |
| 225 | 妇姑人人巧习针 |
| 228 | 苏州园林 |
| 237 | 世态人情水悠悠 |
| 239 | 看得见屋顶的房子 |
| 241 | 永远的故乡 |
| 245 | 师俭堂 |
| 248 | 七都在哪里 |
| 251 | 生田游园如梦 |
| 256 | 我们到李市干什么 |

上集

坐在山脚下看风景

千万里颠颠簸簸寻寻觅觅来到长白山，却因为水土不服，犯了胃病，在延吉市的医院里挂了两天水，虽然坚持到了长白山脚下，却是实在无力再登上山去，头天坐吉普车上了山顶，远远地俯看天池，留下一张没有照出天池的天池留影，第二天的登山看天池的节目，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望山兴叹了。

大家都爬山去了，我独自一人坐在山脚下，看着天池的水缓缓流淌，看着爬山的人熙熙攘攘，上上下下，心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想，一片空白。

就有一位老太太坐到了我旁边的石头上，身上背着七八个包，朝我看看，笑笑，我也笑笑，没有说话，一会儿老太太站起来，上厕所去，背大包拽小包，十分艰难，我想说你放在这里，我替你看着，但没有说。

身旁的石头又有人来小坐一下，走了，又来一个，坐一坐，又走了，始终没有空着，却也始终空着，因为大家都去爬山，没有人坐在山脚下看风景，过了好一会，老太太又来了，我其实认不出她来，是她身上的许多包，使我想起了她。

“上过了，”老太太说，“厕所挺远。”

我仍笑笑。

老太太大约六十岁，可能还不到，她将大大小小的包摘下来，搁在脚边，然后问我：“你怎不上山？”

我说：“我爬不动山。”

老太太眉宇间有了神采，她又仔细地看了看我，笑起来，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我说：“你年纪还不大呀，连你都不上去……”

我说：“你从哪里来？”

“长春。”老太太说，“我们是长春退休协会组织的，都是一帮老头老太太。”

老头老太太来爬山？我心里这么想，仍然没有说出来，但是老太太看到了我心里想的，她说：“我们昨天早晨坐早班火车从长春到延吉，一整天，晚上住在延吉，今天三点钟起床，坐汽车赶到长白山已经十一点，爬山，从山上下来，再坐车赶回延吉，明天早车回长春。”

“为什么安排得这么紧张，其实今天可以在长白山脚下住一晚上，轻松多了。”我说。

老太太说：“那样费用就大了。”

我说：“噢。”

老太太有些怅然地抬头看着高高的山，叹息一声，说：“昨天累了一天，晚上太热，没有睡好，今天三点起床，坐了八小时车，我又晕车，吐了，再叫我爬山，要我的老命了。”

“听说要爬几个小时才能到天池。”我有点同病相怜地说。

“是吗？”老太太说，“幸亏我没有上去。”

我不知道与老太太一起来的其他老人，他们此时在上山的路上怎么样，他们看到天池了吗？他们触摸到天池的水了吗？

“我挺懊丧的，”老太太说，“他们都去爬了，我挺懊丧，走这么多路赶到长白山，不就是来爬山的吗，可是我没有上去。”

“身体要紧。”我说。

“不过，”老太太说，“我看见你坐在这里，我想你年纪也不算大，连你都没有上去，我不懊丧了。”

那天我和老太太在一起坐了很久，我们在山脚下看风景，别有一番滋味。

路途

小时候，跟着大人下放到农村，是在江南水乡，到处是水，没有路，没有桥，要到镇上念书，要到街上赶集，或者要回城看看亲戚朋友，都是坐船，船在运河里慢慢地走，时光也慢慢地流淌着。

后来长大了，谈了对象，是苏北盐城人，要去看对象，路是有的，却是那么遥远曲折，长途汽车早晨五点出发，中午时分在长江上摆渡，渡船在波涛滚滚的江面上颠簸着缓缓驶向江北，混浊的江水就在脚下。过了江，继续向北，直到下晚天擦黑了，华灯初上了，才摸到婆家门上。

再后来，我的家仍然在苏州，工作单位却到了南京，于是开始了我在苏州和南京之间的无数次的往返。20世纪80年代，火车上十分拥挤，经常没有座位，一站就是几小时，一直站到南京也是家常便饭。

就这样，一直在路上，走啊走啊，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了，蓦然回首，才知道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在我的家乡，船已经成了一道风景，成了让远方的朋友零距离感受水乡的一种工具；而当年那隔断了南北相思的滚滚长江，如今已经畅通无阻了，仅在江苏境内，就有了七八座长江大桥。现在再从江南到江北，从苏州去盐城，只需一个多小时，过长江有几座桥可以任意走，高速连着高速，江苏高速公路总长度已经接近四千公里，正所谓千里

江苏一日还；我继续着南京的工作和苏州的家庭，也继续着我的火车之旅，伴随着时光，火车提速，又提速，再提速，有了特快车，有了空调双层列车，又有了动车。没有人再站在车厢里，没有人再挤在车门口，看看四周同行的乘客，几乎人手一机，不是电脑就是手机，不是手机也是MP几，真是一幅现代化的鲜活的图画。

车窗外，近处是沪宁城际铁路，远处是京沪高速铁路，正在快速建设中，一天一个样。一想到明年七月一日，城际铁路开通，从苏州到南京，只要四十分钟，随到随上，如同公交车和地铁一样方便，憧憬着那一天，真是心潮起伏，相信那一天一定很快到来。就像这几十年的变化，变戏法似的，让人目不暇接。

前两天一位同事跟我说，要提前买火车票回东台过国庆，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连这么个苏北沿海的县城都通火车啦，其实，何止是东台，现在江苏境内，由于南通、泰州、扬州、淮安、盐城等车站的开通，带动了沿线的许多苏北县城小站，江苏的铁路早已经从平行线伸展交织成四通八达的网状线，和高速公路网线一样，把江苏大地布置得大路通坦，装点得如诗如画。

六十年来，我们不停地走在路上，在路上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风景，看到了巨大的变化，今天，今后，我们会继续向前走，继续用我们的努力去实现新的更大的变化。

思想的湖

那时候大寨人硬是把山劈开来，造成田，种上粮食，这是奇迹，是神话，这个神话惊天地泣鬼神，所以全国人民都向他们学习，把本来不是田的地方变成田。我那时候插队在太湖地区，赶上了围湖造田以及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虽各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是把流淌了千百年的河道填了，又挖，挖了，又填，总之一句话，要多种水稻，多打粮食，折腾得人欢马叫。现在还能从我当年的日记里看到“战斗在工地上”的许多事情。我在日记中写道：“1974年的最后一天，上午雨大风狂，我和贫下中农一起坚持战斗在工地上。真是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雨越大，我们干得越起劲，雨水汗水浸透了我们衣服，也浸甜了我们的心坎。”

那时候的水乡农村，每到冬春季节，到处都是工地，每个生产队，都要派出青壮劳力上工地填湖填河，红旗一插，就干起来，晚上睡的是统铺，一间大草棚，男男女女都住在里边。上级领导再三强调围湖造田的伟大意义，我们干活时也许没有想那么多的意义，只知道是要干活的，只知道湖是要填起来的，因为填了湖，湖就变成了田，明年它就长出粮食来了，多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时候都是这样想的，就算是思想了。

后来思想有了变化，不讲粮食有多么重要了，讲经济发展的重要，讲多种经营的重要，但仍然是要拿湖做本钱的，仍然对着湖下手，围湖开窑，围湖养鱼，围湖做其他许多事情，总之是拿湖不当湖。因为湖在那里，那么的大，它又不会说话，又不会发脾气，你要拿它干什么，你干就是了。大家的钱包渐渐地鼓了起来，欢欣鼓舞，说，改革了，开放了，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我们的收入增加了，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又后来，无工不富的进步思想又来了，湖边林立起许多工厂，化工厂，造纸厂，皮革厂，什么赚钱造什么，靠湖吃湖，吃进去的是干净的湖水，吐出来的是有毒的污泥浊水，这中间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口子，从那个口子里出去的，是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的数字。

再又后来，钱好像越来越多，就更有条件讲究以人为本，重视人居环境。住城里的高楼大厦已不过瘾，嫌闷，什么地方最适合人居呢？当然是湖光山色之间，于是湖边就有了别墅，有临湖小区望湖花园等等，听到人们骄傲地说，我家就在湖边上住。

湖就是这样在人的思想和行动中默默地承受着。湖真的不会说话吗？湖早已经在说话了，湖一直在发脾气，只是我们听不见，看不到，我们的耳朵被堵塞了，我们的眼睛也被遮蔽了，何止是耳眼鼻舌，我们的心灵又到哪里去了？人真的很会思想，人一有了思想，湖就痛苦，湖痛苦的时候，就是人骄傲的时候。当我们骄傲湖为我用，我们听到了湖的思想吗？

许多年以后，我早已经离开了农村，但我知道，现在大家开始把填了的湖重新挖出来，把鱼虾蟹们请出去，把工厂关闭了，把豪华的住宅请到离湖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你就远远地眺望吧，你太近了，湖都害怕。可无论如何，退耕退窑退渔退什么都好，湖已经不是原来的湖了，专家说，要治理太湖，让它的水质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准，

所需的投入，全国人民再咬牙干三个五个改革开放二十年都不够用。

我们曾经那么的热爱劳动，劳动甜了我们的的心坎，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的劳动不是创造而是一种残酷的破坏，我们曾经因为创造了财富而感谢我们的好山好水，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山水已经不那么美好的时候，我们目瞪口呆，赶紧把挣回去的钱拿出来，再去换回本来的好山好水。这样我们又可以骄傲了，我们付出代价获得进步，我们把生态平衡挂在嘴上天天说，我们不再围湖造田，也不再围湖养鱼，瞧，我们的思想境界又提高了。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仍然是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眼中，仍然没有湖。

不能以湖为本，哪来的以人为本？不能以地球为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和条件谈人谈本？今天我们又努力了，但不知哪一天，很可能又来一次更努力的退什么还什么，因为我们永远只想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从来没有替湖想一想，我们不知道湖在想什么。

什么时候，人的思想能够和湖的思想走到一起去呢？

通海的夜晚

在一个清明的夜晚，我们在玉溪通海县的县城穿行，穿过一些新建的宽宽的街道，也穿过一些土墙夹峙的窄窄的小巷，我们来到秀山脚下。

现在唱主角的是通海的洞经古乐团，在一个院子里，有一个舞台，还有一座二层的小楼，灯火点亮着，我们上了二楼，正对着舞台，洞经古乐团的演奏就开始了。

夜，深入着，音乐也深入着，古乐声中，合入了演员的歌声，汇入了更多的苍凉和深远，那是两位年逾八十的老人，那是几位花季的少年，他们用自己的不太鲜亮的嗓音，为洞经古乐增添了另一种色彩，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我突然地明白了，为什么一颗不谙音乐的心会被音乐所打动，我知道了，其实更打动我的，是制造音乐的人，是现代的、现实的人，是坐于或立于古乐舞台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们。

他们是制造美丽和神奇的人们，他们又显得那么的平凡和平常，虽然他们穿着表演的服装，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并不是在表演音乐，他们只是在平平地和地生活，演奏古乐，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每天，他们上班下班，或者年老退休了，或者是上学放学，他们

在学校里教书，他们在工厂里做工，他们在商场上做买卖，他们做着他们日常的工作和事情，然后他们带着自己的乐器，这件乐器也许很昂贵，也许很一般，或者是新添置的，或者已经很破旧，这都无所谓，总之他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乐器，他们在一个夜晚，在一个节假日，在一个休息的时间里，在别人看电视打牌游山玩水的时候，他们走到一起，与其说是出于对古乐的热爱，不如说是对生活的热爱，这是一支业余的古乐演奏团体，他们可以不谈报酬，他们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但是他们不能没有演奏过程中的陶醉和愉悦。

我没有时间去采访他们，哪怕简短地谈一谈，因而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经历性格和家庭的任何一点点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不会怀疑：他们是被古乐征服了的，却又是他们给古乐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他们的生活因为有了音乐而更丰富，而古老的音乐亦因为有了他们更生动。

在他们精神的气场里，再热烈的鼓掌也显得轻薄了，再豪华的赞美也显得苍白了。

我们踏着夜色回去，把古乐舞台的那一片辉煌扔在了身后，再过一会儿，那一片灯火也会熄灭，他们会整理好舞台，会关灭了灯火，携带着自己的乐器离开那儿，回家去，他们在踏实的心境中进入梦乡，迎接明天的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车子远去了，我回头的时候，那个院子，那个舞台都已经看不见了，但是我仍然能够看到秀山的影子，再过一会，我回头的时候，秀山的影子也没有了，但是这一切，古乐，舞台，秀山，带着自己的乐器来演奏古乐的人们，大概都已经渗透在我的精神里了。